



听木

□胡中华



直行得正。“三个六月两个冬，一件东西要经过起三五年的使用，才能看出真水平。”师傅常说。

1989年，余木匠进入国营华川兵工厂做木模工。依图施工，不能有一丝差错。8年间，他的精细度和雕刻手艺不断精进，也给厂里人做家具，见识了上海式、东北式等各种样式，眼界大开。兵工厂搬迁后，他辗转各地做家装。可做得越久，他心里越不踏实：“做家装技术含量不高，最普通的‘钉子木匠’也能做。但我学的那些传统工艺，现在会做的人越来越少了，我怕失传。”

2010年前后，余木匠开始重拾榫卯，做仿古家具。明清风格，整料雕刻，不拼接、不镶嵌。他领我去看屋里那张黄杨木罗汉床，雕花精致，线条流畅。我夸好看，他却说：“现在还不是最好的。再放上个5到10年，养一养会更好看。木头要养。你给它时间，它会回报你一层包浆，像绸缎一样。那是时间的手泽，谁也急不来。”

我以为故事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可他接下来做的事，让我彻底愣住了。

一个不懂乐理的人，竟然要做小提琴。2009年，一位拉琴的朋友建议他试试。很多人说做琴要用欧料，国料不行。余木匠偏不信：“我就想证明，用咱们川渝的金丝楠木，一样能做出好琴。”金丝楠木软硬不一，不好掌握。他的办法笨得令人咋舌：每做一步，就把琴体和欧料琴的发声

做对比，一遍遍地听，一遍遍地调。他请教音乐学院教授、物理老师、制琴行家……不会乐谱，就用自己方式，一点点摸清木头与声音之间的关系。

一排金丝楠木琴身摆在工作台上，纹路像水波流转，泛着绸缎般的光泽。他手指轻轻拨动琴弦，声音清亮得像山涧泉水。我虽然不懂音乐，可那声音干净得让人心里一颤。“木头是有记忆的。”他抚着琴身说，“你给它什么样的结构，它就记住什么样的声音。我做琴，其实就是帮木头找回它最好听的那一面。”2019年，他的小提琴获得“工匠杯”银奖，“余氏传统木工制作技艺”也入选了区级非遗。

回顾大半生，从木桶到提琴，从农具到仿古家具，从榫卯到音律，他始终践行着“择一事终一生”的信念。

临走时，他送我一件小东西——用边角料刻的一个竹节笔筒，光洁圆润，外实内空。“手艺人，匠心虚空，一步一节。你拿回去，累了就看看。”

我接过来，放在掌心。那木头的温度，像是还带着他手心的余温。如今那个笔筒就放在我的书架上。它不说话，可它什么都说了。（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劳动者之歌（组诗）

□殷贤华

能懂的诗

环卫工

清晨，城市尚在沉睡
唯有路灯与环卫工相伴而醒

可以想象昨夜的都市
垃圾和喧嚣是如何野蛮生长
累了的风或许遗落了什么
留下满地散乱的印痕

刷刷，刷刷——
是扫帚吟唱的低语
是环卫工穿行于污秽之间
应合汗珠剔透的光

一把扫帚，拂过街巷每个角落
一把扫帚，撑起一方小小的家

补鞋匠

喧嚣的都市中
总需缝补岁月磨损的痕迹——
或是鞋履，或是梦想
或是渐失温度的神情

补鞋匠，在巷隅摊开时光
一檐遮蔽，几丛绿荫
便足以栖身
那只褪色的旧皮箱里
盛满铁锤、钉绳、胶线
盛满掌间茧纹与足底沧桑
也盛满专注的匠心

“人间难免破碎残缺
总有人俯身修补残缺”
补鞋匠教会我们与粗砺的地面和解
教会我们缝合人生的裂痕

卖菜翁

从田埂到街市，从菜畦到晨光
这一路裹挟着绿色的风痕

古铜色扁担余温未散
一头沾着破晓前的露水
一头挑着沉甸甸的星辉

鲜嫩欲滴的乡野时蔬
比朝霞更艳，比晨露更润
被城中人争相拾取
卖菜翁担着空篮归去
微驼的脊背
竟挺得笔直如松

从田埂到街市，从菜畦到晨光
这蜿蜒小径多像长长的脐带
将泥土的养分
绵绵不绝输往城市的心脏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四月的雨

□曾胜

雨是不分时节，也不分早晚
只有四月这一场
随着一缕青烟而来
我知道，它不会失约
落在我归乡的途中
一年又一年
今年，去年，前年
都落在我和祖父的头上
不同的是
我的头上开始渐有白发
而祖父头上却长满了青丝
四月的雨像个猜信的人
从那边过来
带着另一头的牵挂
和说不出口、也送不到的想念
化作漫天相思的雨
我总舍不得雨停
父亲却盼着天晴
他说，他的父亲
一辈子惦记地里的庄稼
雨多了，抽穗的麦子要受影响
他说，等雨停了
满山都是麦香，布谷鸟也会叫
人间又会热闹起来
就像那年七月一样
我想起，也是
祖父本就爱热闹，不爱冷清
那就让这场雨回去吧
回到麦子刚冒芽的时候
回到背起行囊的那个春天
等下一场四月的雨
坟前的青烟，又会缓缓升起
就像这麦苗，一茬接着一茬
青了又黄，黄了又青
从没断过
（作者单位：重庆市公安局监管总队）

苦楝花开一年年

□李秀玲

松，一下子从秋千上落到地上，整个人都摔傻了，脑袋晕、屁股痛，想喊疼，却发现连声带都震哑了，一个音节都说不出来了。

捂着屁股，一拐一拐地走回家。妈妈问起只说是踩到石头不小心摔了。蒙混过关后，躺在自己的小床上，才敢嘶嘶地出气。那几天，看到苦楝树就躲得远远的，生怕又被拉去荡秋千了。时光仿佛长了脚，一天天溜走，祖屋拆了，厂区迁了，那路边的苦楝树，不知在哪消失了。

我呢？忙着长大，忙着工作，忙着在各种人情世故中让皱纹爬上额头。我也忙着带娃，忙着在生活的账单和琐碎的争吵里，把自己变成另一个自己。

我已不记得那棵苦楝树的位置、形状、大小、高低了。唯有树上的秋千，还偶尔在我记忆里闪现。

前几日坐公交，发现了一棵苦楝树。离我家不远，步行大概十分钟以内。回到家拿起相机，就直奔树而去。一路上，我不断回忆着童年和树相关的片段与往事：外

公带我在树下等妈妈下班，表哥和我在树下偷吃家里的冰糖，小伙伴拉着我爬到树上去看有没有鸟窝……

这棵苦楝树枝丫繁密，根扎在小区老楼的墙边，整个树冠却慷慨地将浓荫与花朵，全部馈赠给了人行道。沿着一坡石阶可以从人行道走到小区。石阶上，层层叠叠，全是它掉落的紫色花瓣。我一步一步走下去，像走过无数个昨天的自己。

我在那里按动快门，捕捉树、叶、花、果的光影与参差之美。有路人路过，好奇地发问：“这是什么树啊？”我笑着回答“苦楝树啊”。也有路人和我一样，举起手机，定格风吹草动那一瞬间的神韵。

一道光从云层里露出来，整个苦楝树镀上一层金芒，细碎又温暖，抚平了岁月带给我的委屈与不安。我找回了童年，也找回了完整的自己。

苦楝树，原来你一直都陪在我左右。或远或近，变的是我，不变的是你。（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山花烂漫

□唐秀华

好像呼吸都屏住了，这时有人幽幽发问：“这要从哪里开始啊？”我反而不焦虑了，脱口而出：“大家讨论，就目前情况，外业、内业、数据建库谁做主导，这次与以往不同，部门之间、人员之间工作交接的触手要延伸更长，起到互相帮助、互相提醒、互相检查的作用。有句老话说‘麻绳专挑细处断’，我们不能制造出这种细处，要求安全、精准后得到效率，同时在实施具体工作中记录下流程中的难点问题，我们今后整理出来自己建档，归纳在应急预案流程里。”

我突然感觉这也是一种勇敢吧，带着技术和策略往前冲，大风大浪算什么，我也要历练，我们都要历练勇敢面对挑战的精神。

越怕什么越来什么，数据建库出了问题，屡试无果，晚上12点还在找专家，终于在深夜接来专家，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处理，顺利解决问题，赶紧把问题的由来和解决方案记录下来，这也是一笔财富。

看到大家的脸上逐渐浮现出来的成就感，感谢我的团队，深深感谢他们辛

勤的工作，但我还是检查出来几十个图斑存在问题。我在讨论会上说：“虽然这些问题在容错率中占比微乎其微，是达到国家标准的，但我们要讨论出错的原因，是习惯，还是疏忽，或是仪器呆萌了，找出来，给避错，纠错提供更多的线索和痕迹，因为一个错误的图斑可能造成工厂无法建设，村民无法修建房屋。大家想想，我们手上的责任，怎样才能成为具有专业水准的人才，如何表现出一支强悍队伍的顽强战斗能力？”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最终，当山花烂漫时，我们团队以99.96%的错误率顺利通过验收。

那一刻，欢呼声、赞美声、感谢声，各种鼓励声在耳边萦绕。

那一段铭心刻骨的记忆，是烂漫山花给我的礼物，让我时时心惊，一生不能忘却。

（作者单位：重庆市地矿测绘公司）

朋友说草街大庙村有个木匠，做的物件严丝合缝，而且还会做小提琴。一个乡村木匠，做了大半辈子农具家具，怎么就动起了做乐器的念头？

深秋时节，我驱车拐进华川的山沟，爬上了半坡上那个农家小院。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迎出来——卷发蓬松，中等个头，腰板笔直，精壮瘦削，行动利落。他伸出手来，那手掌厚指粗，骨节分明，出奇地稳。后来我才知道，这双手不仅能刨木雕花，还能舞刀弄棍——他懂武术，会气功。他叫余辉全，自称余木匠。

在二楼平台的木料堆旁，他拿起一块刚刨开的金丝楠递给我：“你闻。”一股淡淡的木香扑鼻而来，有深山雨后泥土和草木的清冽。“这块料搁了6年了，性子走稳了才能用。木头跟人一样，有脾气。刚砍下来湿气重，性子烈，你硬去做，它就跟你闹。你得等，等它安静了，再跟它说话。”跟它说话？我以为是在句玩笑。他却很认真：“你锯它、刨它、凿它，都是在跟它交流。”

那天下午，他给我讲了自己的故事。

10岁那年，父亲早逝，他整日满山疯跑。亲戚说，学门手艺吧，便把他领到木匠陈木友跟前。师傅是个老顽童，爱说爱笑，可教起手艺来半点不含糊。“最先学做木桶。不用一颗钉子，要严丝合缝，滴水不漏。起初总做不好，师傅就一步一步教，直到教会为止。”说起师傅，余辉全眼里满是笑意。

师傅做风车几十年不坏，做柜子上的虎脚有力度、有筋骨。最绝的是师傅用推耙，推出来的两块木块放在同一平面上，不透一丝光。师傅还教他念顺口溜：“修房石工先行官，辰辰吉日把墙角安”——他一记就是几十年。更重要的是，师傅教他做人：去主人家要尊重主人、时时微笑，吃饭时筷子不能乱搅。用墨斗做标记，是为了让作品端正，人也要坐得



车子在高速路上飞奔。一团团如云雾般的紫色花朵缀在遒劲、黝黑的枝干上，在绿意盎然的山林中，秀美而独特。哦，是苦楝花开了。

记忆如潮水，在脑海里纷沓袭来。

曾经的祖屋旁，有棵又高又大的苦楝树。不知是谁在树上用麻绳和木板做了架秋千，树下就成了小伙伴们的乐园。放学后，回家把书包一扔，跑到树下集合。一人坐在秋千上，一人站在后面使劲推。胆大的直呼“再高点，再高点”，胆小的大喊“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尖叫声和惊呼声响遍了紫色的苦楝花，惊飞了树上的麻雀。花瓣如雨，落在秋千上、肩上、地上，香气浓郁扑鼻，像妈妈擦的花粉一样好闻。

“叮铃铃——”厂区的下班铃声准时响起。小伙伴们顿作鸟兽状散开，各奔各家，蹲在小板凳上赶作业。我一边跑，一边回头望着那树和树上的秋千，目光眷念。

终于有一天，我一个人跑到苦楝树下。爬上秋千，脚尖踩地，前后摇晃。越晃越高，不由得得意洋洋，忽然听到一声熟悉的呼唤，像是妈妈的声音。心里一慌，手一

每当山花烂漫时，我便想起一个电话，一段令我心惊而充实的经历。

那天，我正在基层开展第三次国土调查（简称三调），单位突然让我接手涪陵区的三调后续事宜。时间只有一个月。当时我正承担着綦江区和巫溪县的三调，同时还有黔江区和南川区的三调监理。涪陵区的三调工作只完成了30%，我心里不免怦怦起了嘀咕：哪个整？

当时，整个人焦麻了，一直盘算着时间节点及节点位置所需的人员。说干就干，两天内我迅速组织了200余人，安排好原来四个区县的工作，其余人跟我走，去涪陵！

四月的涪陵，雨雾蒙蒙，春暖花开，平时喜欢养花的我，在这片土地上看到了樱花、蔷薇、海棠、杜鹃花、绣球花。虽然没有仔细观赏，但也满心欢喜。

来到现场，寒暄中能感受到殷切期盼。大家看着图纸，安静了下来。不一会儿，我感觉有人在时不时地偷瞄我，不作声，周围

